

泥土和石油的歌者



泥土和石油的歌者

李小为
选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泥土和石油的歌者

李小为 选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375 插页 7 字数 348,000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

ISBN 7-224-02930-0

I·699 定价: 9.40 元

目 录

序.....	袁 鹰 (1)
--------	-----------

第一辑

不应该早走的人	冰 心 (9)
悼李季	沙 汀 (11)
泥土气息与石油芳香	刘白羽 (16)
祭亡友	孙 犁 (22)
你永远和我们同在	贺敬之 (27)
雨夜哀思	杜 宣 (34)
深沉的回忆	马 烽 (39)
直到最后一息	袁 鹰 (45)
他活在我们中间	黎 辛 (56)
忠诚的歌手	延泽民 (64)
哭李季	陈宗凤 (70)

贴心的战友	铁依甫江 (76)
战士和诗人	吴 象 (79)
人有尽时曲未终	丁 宁 (91)
哀忆无了期	雁 翼 (110)
延安风骨	高 缨 (114)
说给自己的话	杨子敏 (119)
作家挚友	洪 流 (123)
青松不老	王谷林 (126)
天若有情天亦哭	张庆田 (134)
诗人和园丁	晓 雪 (137)
中流砥柱	光 群 (144)
遗篇留待千年唱	李德润 (150)

第二辑

最后的闪光	刘剑青 (159)
印在我的心上	田 涛 (166)
李季同志二三事	张 光 (169)
思想·感情·品格	杨子敏 (173)
大兵的本色	黎 之 (177)
绵绵思绪	周 明 (181)
记忆的火花	沈 毅 (199)
编辑的楷模	光 群 (205)
告慰英灵	苏 中 (209)
悲痛的时刻	吴芝兰 (217)
寄希望于新人	邢菁子 (225)

不朽的功勋	王建国 (232)
李季与降边嘉措	谢明清 (235)
“希望总在青年一代”	牛雅杰 (241)
我只见过他四次	聪 聪 (244)
难忘诗人一片情	杨世铎 (247)

第三辑

照亮了别人，熄灭了自己	李玲修 (255)
祭“船长”	王家斌 (262)
春天里的哀思	王以平 (269)
放歌柴达木	徐志宏 (275)
献上我心中的花环	里 百 锋 戟 (279)
热心育才的文学前辈	丹 琳 (284)
他向我们走来	阙长山 (286)

第四辑

长江为你哭泣	骆 文 (293)
永恒的怀念	杨拯民 (299)
铅盔与诗魂	李若冰 (302)
哀中琐忆	白 危 (312)
在大庆的日子里	关沫南 (316)
三边往事	袁 烙 (324)
永远面向新的生活	舒 霁 (328)
庚申春悼	徐 刚 (336)
三边啊，在诗人的心里	刘 山 (342)

“石油诗人”	尤 涛 (352)
陇上的怀念	曹 杰 杨文林 (361)
于辛田 清 波 刘传坤	
一条泥土油香的路	曹 杰 (367)
做爸爸那样的人	李江夏 (371)

第五辑

云雾茶	袁 鹰 (377)
楼上的响声	江 波 (380)
由李季想到闻捷	张 光 (385)
泥土和石油的歌者	雷 达 (389)
诗坛奇葩	黄子瑞 (417)
大地之子	宇 森 (425)
团 聚	寅 棠 (432)
思 念	李秀棠 (435)
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	李江树 (438)
追念大地耕诗的人	叶 然 (447)
故人入我梦	张志民 (452)

第六辑

哭李季和郭小川	萧 三 (461)
琴台在,知音渺!	严 辰 (464)
诗魂人间飞遍	田 间 (468)
潇潇的雨	公 木 (471)
春雨春山无尽头	阮章竞 (472)

你仍在油田上	邹荻帆 (474)
你是幸福的	柯 岩 (475)
李季啊，你去得太早.....	戈壁舟 安 旗 (481)
你还有好多的歌要唱.....	白 桦 (484)
一束红柳祭李季	赵 戈 (487)
人民又失去文星一颗	未 央 (492)
踏着你的足迹	朱红兵 (494)
梦绕灵牵哭李公	曹大澄 (496)
菊花石为你作诗碑	马萧萧 (497)
石油和诗	任彦芳 (498)
爸爸静静地睡去	甜 甜 (501)
汨罗江	严 阵 (503)
一支没唱完的歌 (代后记)	李小为 (509)

序

袁 鹰

“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，那就真真死掉了。”

这是鲁迅先生在五十七年前写的，也常常被人引用。今天，读了小为同志所编辑的悼念你的八十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，也是鲁迅先生这句话。

三年了，整整三年了。

但是，你没有死。你埋在后死者心里，你依然在我们中间。

三年了，我们总时时感到身边有你的影子，耳边有你的声音。还是那样拖着病体匆匆来去，一干起来就不知休息的身影，还是那样捂住胸痛也要将意见说完的神情。

每次在作家协会开会的时候，总要想起你。

三年来，我也曾进入过一些高大敞亮、铺着地毯、散发着油漆家具味的各种会议室，惟有在沙滩那简易的活动房子里，

我会想起你。围着长桌的座位常常坐不满，我总觉得其中一张椅子上坐着你。你面前仍是那只旧保温杯，那只旧书包和那支黑色笔芯的圆珠笔。

无论是讨论协会的工作，讨论创作和评论，讨论吸收新会员，讨论外事工作，屋子里分明依然回响着你那坦率、爽朗、热情的声调。赞成就是赞成，反对就是反对；是非分明，绝不模棱两可；干净利落，也不拖泥带水。而最难得的是服从真理，从不固执己见。

我们开始为今年下半年将要举行新的会员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了。人们自然地想起你，眼前又浮现出你为第四次文代会东奔西走，为上一次作协会员代表大会通宵不寐的情景。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，棘手的事情，或者勾起一丝回忆，就会不自禁地感叹：唉，要是李季在……

人们常在失去了连城之璧以后才明白它的价值，也有的人毁灭了瑰宝还不相信它是稀世之珍。当我们在悼词中习惯地说到“……重大损失”的时候，未必真能体会到这四个字的份量，而当我们真的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损失之无可补偿时，人已离我们远去，再也不回头了。

那些杰出的、优秀的同志的遽然离去，是需要多少人用加倍的努力才能弥补的啊！

每次讨论创作评奖的时候，总要想起你。

前年三月初，讨论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评奖工作那天，正值你的周年忌日。我们仍旧借新侨饭店602室商量获奖篇目和名次，大家自然地都想起而且说起你。一年以前，你去世前两天，不正是坐在南窗下那只长沙发上主持那次讨论的么？你离

去了，评奖工作象你在时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去年春天我因病住院，未能参加最后的评定。今年三月初，我们又在同一间屋子里继续着同一个议程。大家虽然没有提到你，但是都分别地意识到你依然在我们中间，在你参与开创的共同事业中。在议论每一篇新作品、每一个新作者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总会想起当年你推荐《班主任》、《我们的军长》、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《小镇上的将军》、《李顺达造屋》、《西线轶事》这些杰作时候那种眉飞色舞的情态，就如又探勘出一口油井，一座稀有的金属矿。

发奖会上，我望着那一排排半是熟悉、半是陌生的面孔，常会想到：要是你在场，也一定会笑逐颜开：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我们的文学花坛一年年繁荣旺盛，我们的队伍一年年充实扩大，佳品如林，新人辈出，云蒸霞蔚，郁郁葱葱。你见到这种生机勃勃的气势，又该怎样高声朗笑，欢欣鼓舞啊！今后，获奖者和评奖者的名单会有变化，也一定会不断出现你完全陌生的名字。然而，所有的后来人都会记得先驱者付出的心血，而且总会以感激的心情忆念他们的音容笑貌。

每次读着新出版的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的时候，总想起你。

刊物编辑部同你在时一样，依然挤在东四八条那座旧楼里，办公室还是那么狭仄而拥挤，办公桌连着办公桌，楼道里依然堆满图书资料和盛放稿件的麻袋。编辑部同志也还象你在时那样摩肩接踵、挥汗如雨地工作，从不计较条件的艰难和劳动量的增加，依然保持着五十年代那种团结紧张的革命精神和

战斗作风。前任主编那不知疲惫的身影，时时在楼道里、在各个办公室门口闪动着。

在你离去后不久，你倡议的《小说选刊》创刊了。我们敬爱的茅盾同志亲自写了发刊词。他在最后一段里用铿锵的联体写了几句：“披沙沥金，功归无名英雄；名标金榜，尽是后起之秀。李季同志不幸早逝，同人等兢兢业业，继承遗规……”茅公说出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情。到今年六月，《小说选刊》已经出到“总第三十二期”，编辑部同人以无名英雄欣然自任，不辞辛苦地做“披沙沥金”的细致工作，也已三年于此矣。

三年，是的，整整三年有余了。

你好吗？你在哪里呢？我常遐想（也是瞎想），泉路未必是冷清孤寂的，那边一定也常有热烈而欢畅的聚会，有许多熟悉的人。你会去问候郭老、茅公，去看望老舍先生、许广平先生，你会遇到冯雪峰、萧山、邵荃麟、周立波、赵树理、柳青、柯仲平这些老同志，还有杨朔、郭小川、侯金镜、陈笑雨、闻捷、韩北屏这些老伙伴。你们常常叙旧吗？争论吗？象过去一样说说俏皮话吗？在一起的时候，常常为战争年代的血火纷飞、慷慨高歌而心驰神往吗？常常为动乱年代的刀霜剑雪、万木凋残而愤慨哀恸吗？也常常为今天的长治久安、山花烂漫的无边春色而开怀畅饮吗？我仿佛听到你们的欢谈笑语了，仿佛听到高举啤酒杯的碰击声了。

然而，你更多的知音，还是在人世，在浩浩荡荡前进着的队伍中。

三年前的那一天，在八宝山为你送别，一些身经百战、白发萧萧的老将军、老同志都老泪纵横，难以自持；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友、同志和伙伴，或是泣不成声，或是号啕不已。当感情的激流伴随着泪雨渐渐平静下来之后，痛定思痛，悼念的文章和诗篇便陆续出现了。这些诗文的作者，遍布塞北江南，天涯海角。从松花江畔到天山脚下，从北京城到南海边，从黄浦江头到陕北高原，从报刊编辑部到工矿乡村……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识君。”他们有的比你年长，有的是你的同辈，也有的比你年青。他们在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环境中同你交往，时间或长或短，相知或浅或深，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同样一颗诚挚的火热的心。

为你哀伤落泪的，也不只是文艺界的朋友，还有你家乡的老乡亲，三边的农村干部，玉门、大庆的老石油战士，还有普通的工人、解放军和青年学生。你是人民忠实的儿子，你是泥土和石油的歌者，你将如火的青春、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人民、献给党，人民自然就信任你——对于一个立下誓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，还有什么比人民的信任更高的褒奖呢？有的人职位不能说不低，威势不能说不煊赫，然而人民不信任他，不愿意将心交给他，他那一切也就等同于尘土。这样，你不单可以引以为自慰，更应该引以为自豪。

这些蘸着心血和泪水写成的文字里，有长庆油田和任丘油田的原油，有戈壁滩上的红柳，有长江的浪花，有天山的白雪，有延安窑洞前的清水，有锦绣江南的鲜花……我们祖国大地上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，人们都将撷来奉献于你的灵前，衷心地希望你和它们同在。

你没有死，你也不会死。你活在后死者心中，活在我们千万人的事业中。

这八十多篇感人至深的诗文，不仅告慰死者，更能激励生者。陕西的同志决定出版它们，我想用意也在这里。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，如何评价你和你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成就和影响，那有待于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研究。但从这个悼念文集里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、一个忠诚的党的文学工作者、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形象。

小为同志要我为这本文集写几句话，她在信上说：“李季过去向同志们讨字和画，他常是在同志愿意写和最乐意画时才张口的，我想他的想法有一定道理。他人已离去，我的一切也还是按他的意愿去办”。我也是按照小为、也是按照你的意愿来写的。写这样的题目，我心酸楚。但是，又比三年前你刚离去时多一点欢悦，因为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的党都在前进着，包括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内，条条战线都在扎扎实实地前进着，这正是最能使你感到欣慰、感到高兴的事。不是吗？

一九八三年六月

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之际

第一辑



不应该早走的人

冰 心

三月九日早晨，我给李季同志打电话，来讲话的却是丁宁同志。我说：“我找李季说话。”她说：“李季不在了。”我问：“他在哪里？”她哽咽着不知回答些什么。我一下子全明白了——但也一下子全糊涂了！我的脑子里好象塞进了一团泥土。

只在几天以前，我还见过他，我们坐得很近，但没有说上几句话。那是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会，我有事来晚了，想在门边找个地方坐下，李季正在主持这个会，他笑着站起来招手说：“余太君来了，这边坐吧！”说着就把我拉坐在他的旁边，这个会继续开了下去。在几位同志讲过话之后李季回头对我说：“你有事早走，就先讲几句吧！”我把我的意见谈了几句，因为是提前退席，我低着头悄悄地走出来，也没有回头望他一眼！